

「匠」「家」有別

顧農

一個畫人，如果只知道模仿前人的作品，或自己畫了一幅比較得意的作品以後就反覆複製它來賣錢，人們往往稱爲「畫匠」；一個老師，如果只知道照本宣科，幾十年一貫制，人們就說他是「教書匠」，不懂教學的藝術，不能與時俱進。毫無疑問，畫家高於「畫匠」，教育家高於「教書匠」。創造性高於「匠氣」。

但是要當一個像樣的高明的「匠」也很不容易，他得熟練地掌握自己這個專業的技藝。活兒幹得好，儘管未必有多少創造性，仍然會得到人們的尊重。「匠氣」其實沒有什麼不好。我們現在非常需要熟練的技工，應當有一大批精通本行業務的藍領師傅。

富有創造性的「家」大約永遠只能是少數，多數人不免是「匠」。沒有工匠，這個世界就很難想像，就玩不下去。所以首先要將這個「匠」當好，不能做豆腐渣工程。最可怕的是，字還寫不端正，鬼畫符一通就自稱書法家，或句子還寫不通就來創作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作，自稱藝術家、文學家。

魯迅先生有一條遺囑道：「孩子長大，倘無才能，可尋點小事情過活，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。」（《且介亭雜文未編·死》）做小事的就是匠，對「匠氣」魯迅毫不輕視；有名無實的什麼家，特色僅僅在於「空頭」，已於人，都毫無益處。

三十年前的四個筆記本

蘇北

而我偷偷在忙別人看來是很幼稚的事情。別人背地都說我怪怪的。我談戀愛時，還有人私底下議論我腦子不好。可是我痴迷文學像痴迷鴉片或者花朵一樣不能自拔。我痴迷汪曾祺到了癡狂的程度。

就這樣，一個春天一個夏天，我把《晚飯花集》抄完了。後來我不知道從哪得到的資訊，知道汪曾祺在北京京劇院工作，我一激動，就把這四個筆記本給寄了過去。寄過去並沒有得到回應。不過，不多久，我也把這事給忘了。

結識了汪曾祺

後來我到北京魯迅文學院進修，汪曾祺來講課，得以結識了汪曾祺。有一次我選問過他：「我曾給您寄過四個筆記本，可收到過？」汪曾祺聽了聽，我還是不清楚他究竟收到沒有。

又過了幾年，一次我到北京公幹，到他蒲黃榆的家裏去看他，在那吃了午飯。在聊天中，汪師母對我說：「老汪寫了一篇小文章，把你當年抄書的事給寫了一下。」

我一聽很是驚訝，同時又十分高興。師母又接着說：「等報紙出來，到時候我寄一份給你看。」

就這樣我回到縣裏大約個把月，就收到一個包裝得很厚實的郵件。我見信的落款是「北京蒲黃榆」，立即就知道是汪曾祺給寄過來的。

我急切拆開一看，所寄是一本汪曾祺題贈送的《旅食集》。書內夾着一份剪報和一封汪師母寫的短信。

師母寫道：

立新（作者的學名）同志：今天收到《文匯報》「筆會」上刊登的老汪的文章，裏面不指名的「點」了你一下，我記得答應給你看看，現在寄來。最近比較忙，所以老汪送你的《旅食集》也寄來了。

你和愛人、孩子都好嗎？什麼時候再到北京來？老汪爲應付約稿和社會活動，忙得不可開交，他不另給你信了，要我代他向你們問好！

施松卿
十一月七日

信雖簡短，可情意真切。口氣彷彿是給子女寫信，從信中可以看出一個長輩對晚生的愛護。同時，也可以看出那一代知識分子的涵養和風範。

我展開剪報，那是發表在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上海《文匯報》「筆會」上的一篇短文，題目就叫《對讀者的感謝》。汪曾祺在文中寫了三個故事。第一個故事是一個浙江的大學生來信，談他讀了《七里茶坊》的看法，汪曾祺認爲所談極爲中肯。第二件是，一個叫梁辰的邯鄲讀者指出《吳三桂》一文在紀年上搞錯了，張士誠攻下高郵應該是一三五三年，而不是一五五三年。汪曾祺在文中說：「我完全同意梁辰同志的意見。我從小算術不好，但作文粗疏如此，實在很不好意思。」

當寫到我時，汪曾祺說：「也是幾年前的事了。我收到了一個包裝得很整齊嚴實的郵包。書不像書，打開了，是四個筆記本。一個天長縣的文學青年把我的一部分小說用鋼筆抄了一遍！他還在行間用紅筆加了圓點，在頁邊加了批。看來他是花了功夫學我的。我曾經一再對文學青年說過：不要學我，但是這個『學生』，這樣用功，還是很使我感動。」

汪曾祺說「我曾經一再對文學青年說過：不要學我」。這完全是真誠的。因爲他在其他場合，也曾幾次說起過這樣的意思。同時他又說「這個『學生』，這樣用功，還是很使我感動。」說明一個人被人喜歡，還是十分愉快的。

我那時年輕，不知深淺，一股腦地想往前衝。以爲學了點皮毛就能模仿出一個汪曾祺。現在看來，汪曾祺真是不能學的，而且也沒法學。有許多人知道這一代人是一座山，還故意繞着走呢。自己弄點新奇古怪的，以引起文壇的注意。

（上）

翻日曆有感

言青

特別高興，可以穿新衣服戴新帽，吃許多平時吃不到的好東西，還能從大人那裏得到不少壓歲錢，更主要的是自己又長了一歲，覺得很自豪。等日曆翻到青年中年的時候，自己有了家庭，上有老下有少，生活負擔加重，同時工作壓力加大，真到過新年的時候，還要加班加點，完成工作。所以，那時翻日曆就沒有小時盼着過新年的勁頭兒了。

現在到了老年，翻日曆的心情就更不一樣了。小時候盼着過新年，盼着自己快快長大，嫌日曆翻得太慢。現在每天早起翻日曆時，嘴裏總是嘟囔一句：「又過了一天，日子怎麼過得這樣快！正像一首歌曲中所唱：『時間都去哪兒了，還沒好好感受年輕就老了。』」想到這裏，不免有些感傷。但想想我翻過的兩萬多張日曆，實際上已翻過了自己走過的人生道路，這其中有順境也有逆境，有坦途也有坎坷。也是翻過了我們國家走過的道路，從貧窮走向繁榮，從亂局走向安定。實際上，我們自己的命運是和國家緊緊綁在一起的，國家亂了，我們也遭殃，國家好了，我們的日子也就好過了。我們總算趕上了今天的好時代，雖然老了，前面的道路不長了，但感傷是沒有用的，我還要繼續翻日曆，翻出每天的精彩，珍惜每一天，充實每一天，快快乐樂過好每一天。



人生在線

不論是小時候撕日曆，還是現在翻日曆，我已經翻過了兩萬六千多張，從一個梳着辮子的小姑娘翻到了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太婆。小時候撕日曆除了聽母親的話激動自己每天好學習外，還盼着過新年，恨不得一天撕好幾張，新年就能快快到來。過新年小孩子特別高興，可以穿新衣服戴新帽，吃許多平時吃不到的好東西，還能從大人那裏得到不少壓歲錢，更主要的是自己又長了一歲，覺得很自豪。等日曆翻到青年中年的時候，自己有了家庭，上有老下有少，生活負擔加重，同時工作壓力加大，真到過新年的時候，還要加班加點，完成工作。所以，那時翻日曆就沒有小時盼着過新年的勁頭兒了。

現在到了老年，翻日曆的心情就更不一樣了。小時候盼着過新年，盼着自己快快長大，嫌日曆翻得太慢。現在每天早起翻日曆時，嘴裏總是嘟囔一句：「又過了一天，日子怎麼過得這樣快！正像一首歌曲中所唱：『時間都去哪兒了，還沒好好感受年輕就老了。』」想到這裏，不免有些感傷。但想想我翻過的兩萬多張日曆，實際上已翻過了自己走過的人生道路，這其中有順境也有逆境，有坦途也有坎坷。也是翻過了我們國家走過的道路，從貧窮走向繁榮，從亂局走向安定。實際上，我們自己的命運是和國家緊緊綁在一起的，國家亂了，我們也遭殃，國家好了，我們的日子也就好過了。我們總算趕上了今天的好時代，雖然老了，前面的道路不長了，但感傷是沒有用的，我還要繼續翻日曆，翻出每天的精彩，珍惜每一天，充實每一天，快快乐樂過好每一天。

東莞東江縱隊紀念館

小可



文史叢譚

本月十二日，小可參觀了大嶺山東江縱隊紀念館。這座於二〇〇五年九月建成開館、距離廣東省東莞市區約十五公里、位於東莞市大嶺山鎮大王嶺村的紀念館，展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抗日時浴血奮戰的詳盡歷史。紀念館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、全國青少年教育基地及國家級4A景區。

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第三大隊當年以大王嶺村作部隊機關，大王嶺村今天仍然保存第三大隊大隊部、會議室、大隊團結報社、操場、糧食加工場等歷史見證。

甫進紀念館，抗日隊伍的一座大型雕像即展現眼前。紀念館全館佔地五萬三千三百一十九平方米，內有七個展廳，展示東江縱隊文物二百多件，歷史照片四百五十多幀，雕塑、油畫、版畫等藝術作品二十餘件，全面反映中國抗日戰爭時期，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，爲了國家民族，拚死與日軍奮戰，最終奪取勝利的光輝歷史。

紀念館內的介紹前言，說及日本帝國主義

對中國的侵略，在華南，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，處於敵偽和頑軍夾擊的艱苦環境中，得到群眾、海內外包括港澳同胞的支持，開始了游擊戰，轉戰東江兩岸，深入港九敵後，開闢粵北山區，挺進韓江流域，積極配合華南抗日戰場和盟軍對日作戰，成爲華南抗戰的中堅力量，爲中國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。

日軍南侵，瘋狂蹂躪華南及東江地區。於民國二十六年（一九三七年）八月創辦的廣州抗日期刊《救亡呼聲》，紀念館內展出的一期，內容有：發動農民參加抗日戰爭，發動群眾一起抗日，抗戰時期的青年失學問題等，面面俱到，很充實。

此外，館內展示一九三七年的《救亡日報》，當中報道：「敵艦三十餘艘，航空母艦一艘，敵兵數千餘人……分向惠陽屬縣澳頭、下涌、東涌、虎頭門、淡水、稔山等地猛犯，戰事劇烈，軍民合作，冒險相持，誓與土地共存亡……」

戰爭時期，廣東人民抗日固然驍勇英豪，戰地記者奮不顧身報道戰事，也令人敬佩！東江縱隊成立一周年時，東莞新一區在大

會上鳴炮二十四響，向東江縱隊致敬。坪山一萬五千人的大會上，民衆擁軍參軍情切。軍民一條心，互相合作作戰，感人至深。

一九四一年年底，日軍攻陷香港、九龍，廣東游擊隊派出武工隊挺進港九敵後，開展了游擊戰。香港淪陷後，香港地下組織和東江人民抗日游擊隊，絕地奮起，歷盡艱辛，營救了被困的大批文化人士和重要愛國民主人士如何香凝、柳亞子、茅盾、鄒韜奮等七百多人，安全護送到祖國大後方。這一役，被茅盾讚爲「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」。這支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（簡稱港九大隊），一九四〇年九月建立，一九四二年二月正式成立，由香港本地人士組成，大多爲民間志願人士和青年知識分子，共有隊員逾千人。振臂一呼，一衆懷青雲之志，不避生死，患難相扶，齊心保家護國。

東莞東江縱隊紀念館之外，廣東省還有兩家相關紀念館：一家位於惠州羅浮山景區，另一家在深圳坪山新區。

三家常設供免費參觀的抗日游擊隊紀念館，有機會小可也想像參觀齊全，懷緬先祖爲國爲民的英勇事跡。



東江縱隊雕塑

（攝影）小可



宣傳團結抗日的油畫

（攝影）小可

打梭過冬

陸琴華



人與事

小時一到冬天，我們就打梭。

梭兩頭尖，中間粗，像棗核形，但不是織布時牽引橫線的工具。我說的梭揸揸長，粗點也行，細點也中，隨人的喜好而定。梭兩頭尖，跟地面有些空隙，棍擊時，梭便彈起。梭落地面，再用棍一擊，梭就會竄出很遠。也有擊不中的。打梭一般兩人對壘，也有三人或四人的，視情況而定。

我和小磨常在一起打梭。小磨有姐姐五六個，他是唯一的兒子，是父母的掌上明珠，平時不捨柴火，不揀雞糞，放學就打梭。那時小磨跟我一個班，兩家又挨在一起住，小磨打梭就把我帶上。我也喜歡打梭，但不能長時間打，過癮就行了，因爲我要在父母回家之前拾一筐柴火，這樣我才能有晚飯吃。

打梭簡單易行好操作，在不平整的地面上畫道

橫線就可以打梭了。那時石灰很少，小磨就用棍子用力在地上畫，說：「你先打吧！」別看小磨是慣寶，脾氣好着哩。每回打梭都讓我先開始，力爭讓我拔頭籌。

梭放在線裏，也可以壓線，但只要梭跟線垂直就行了。梭叭在地上像烏龜，又像剛探出洞的蛇。哎！不管像什麼，打梭人早已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團團轉了。梭叭在地上，用棍不能蠻幹，要輕要快，也就是用棍輕輕一擊梭的尖端，讓梭直上直下蹦起來就行了。這一步不過關，別想指望下一步的梭能打多遠。小磨這一招最靈，他握在手中的棍一點梭尖，梭就像鯉魚跳龍門，在空中晃悠了一下，小磨再趁勢一擊，正好擊中梭的腰部，梭就像離弦的箭嗖嗖竄出老遠。打出去的梭越遠越好，我們就會邁着大步去丈量這段距離。達不到規定的，我們還會接着打。飛出去的梭落到地上形狀不一，有的斜有的橫，也會掉在泥坑裏。掉在泥坑裏的梭，棍往擊擊不起來，打梭的人只有對

天長嘆乾瞪眼了。

打梭要在空曠的地方進行。冬天，生產隊的看場（我們都叫社場）平整，又沒有多少穀物草垛，梭愛朝哪打朝哪打。所以社場上常常留下我們打梭的身影。一天，我和小磨又到社場上打梭。小磨用力甩手中的棍，梭竄出去了，就聽呀喇一聲，小磨的梭飛到了行人的臉上，那人臉上當即流出了血。小磨嚇傻了，丟下梭就逃，連書包也不要了，平生頭一遭捱父母一頓打。我沒捱打，拾了一筐草卻不敢回家，害得父母滿村找。

不過以後，我們還會打梭，一些大人也會加入打梭的行列。大人的梭打得遠，他們邁出更大的步子去丈量，我們就在他們的屁股後面跑，也一二三四的數步。

有時，我們打梭會傷人，那些大人呢？一回也沒有。看樣子我們只顧痛快，腦中卻沒有安全意識。

打梭過冬，不知不覺冬天就過去了。

別把好事做過了頭

貝一中



自由談

邀功好。胡耀邦當年任內蒙古二連浩特副市長時，到一戶牧民家裏作客，那家有兩個漂亮的二女兒，唱歌跳舞近乎專業水準，引起了胡耀邦的懷疑。七間八問下來，那兩個女孩對這個家庭的情況說不上來，不得不承認自己是從旗文工團臨時借調來的。

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。這樣的「好事」做過了頭，輕一點說是失實，重一點說就是欺騙，還是不做爲好。

患得患失，行動上過猶不及，反而容易失敗。

把好事做過了頭的現象，在公共領域裏也時有發生。有個故事說，法國作家大仲馬來到一個城市，打算看看這裏最大的作家高興，就把所有的書架上，都擺滿了大仲馬的著作。大仲馬見了，有些迷惑不解，就問別的書在哪裏？老闆一時不知所措，慌不擇言地回答說，別的书都賣完了。

這看起來是個笑話，但在現實生活中並不鮮見。有些地方，有些單位，接到上級領導視察的通知後，通常都會事先作出安排，以種種假象示人，藉此粉飾太平，並不鮮見。

獲取幸福的。其中，就有完美主義與過猶不及的內容。完美主義與過猶不及的思維模式趨於理想化，不夠現實，總是強制自己只許成功，不許失敗，因而容易引起患得患失，產生壓力，帶來思想上的負擔。

泰勒·本·沙哈爾博士(Dr. Tal Ben-Shahar)講授的積極心理學(即幸福課)感興趣，因爲他講的都是人們日常工作與生活中不可迴避的問題，是教你如何緩解壓力，獲取幸福的。其中，就有完美主義與過猶不及的內容。完美主義與過猶不及的思維模式趨於理想化，不夠現實，總是強制自己只許成功，不許失敗，因而容易引起患得患失，產生壓力，帶來思想上的負擔。

畢飛宇的散文《我下過的一盤棋》，說的是他剛走上社會那陣子，跟一位姓嚴的同事學下圍棋。那天夜裏，同事執白，他執黑。下到後來，大部分地盤都已經淪爲白區，只有右下方還是自己的天下。他努力保住，於是就又把兩手，結果，活棋成了死棋。

人們常說，人生如棋。類似畢飛宇這樣的經歷，現實生活中並不少見。爲了防止螺絲鬆動，就狠勁地多擰了幾圈，結果滑絲了；爲了防止死豆粒裏的魚蟲，就在微波爐裏轉了一會，結果豆子烤焦了；爲了讓飯盆裏的花草鮮艷青翠，就不停地澆水，結果澆死了；爲了給自行車車胎充氣，差不多可以求保險，確保無虞，追求完美，並不知道：……力求保險，但如畫蛇添足，把事情做過了頭，反倒不美了。須知凡事皆有度，知止而後得，多此一舉的結果，往往過猶不及，弄巧成拙，事與願違。

德過哈佛大學公開課的人一般都會對泰勒·本·沙哈爾博士(Dr. Tal Ben-Shahar)講授的積極心理學(即幸福課)感興趣，因爲他講的都是人們日常工作與生活中不可迴避的問題，是教你如何緩解壓力，獲取幸福的。其中，就有完美主義與過猶不及的內容。完美主義與過猶不及的思維模式趨於理想化，不夠現實，總是強制自己只許成功，不許失敗，因而容易引起患得患失，產生壓力，帶來思想上的負擔。